

你说应愁高处不胜寒，我便拱手河山，讨你欢。
就算到了头，伤心只是和寂寞搭讪。

浴红衣 著

凤倾天下



風傾天下

浴红衣 著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倾天下/浴红衣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054-3273-4

I. ①凤… II. ①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6738 号

凤倾天下

作 者 浴红衣

选题策划 马 峰

责任编辑 张世昌

特约编辑 陈 媛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天下书装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订购电话 (010)68413840 68996050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blossompress.com.cn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5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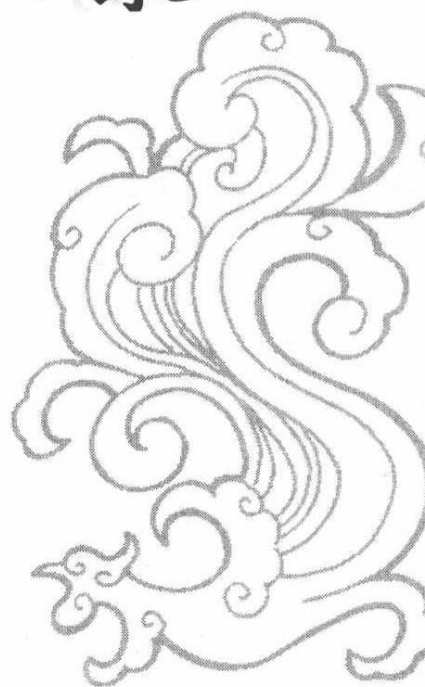
印 张 18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3273-4

定 价 26.80 元



楔子	雪上空留马行处	1
第一卷	梵州夜雪	5
第一章	天涯风尘说寂寞	6
第二章	陌上花开并骑归	10
第三章	似水往昔浮流年	14
第四章	将军惊魂初相逢	18
第五章	红颜如故世事非	23
第六章	旧梦凄凄凭乱心	29
第七章	千峰无人空遗憾	34
第八章	乱世浮沉风云会	39
第九章	兰心惠质论古今	43
第十章	大意中计身犯险	48
第二卷	大漠杀机	52
第一章	琴音如幻杀机现	53
第二章	无可奈何计无计	58
第三章	九月山前笑天命	63
第四章	谁问平生生死薄	68
第五章	生死博得一世愿	74
第六章	鏖战四老黑祭枪	78
第七章	慧眼看穿计中计	83
第八章	奇兵制敌舞狂沙	89
第九章	谁家花落问青衣	99
第十章	并蒂双姝戈壁会	106
第十一章	那一箭的风情	113
第十二章	人算终究难敌天	119



第十三章	恍然生死两茫茫	126
第十四章	一语成讖总无奈	133
第十五章	道阻且长问风月	140
第十六章	步步为营生死同	147
第十七章	心伤不知伤心处	153
第十八章	耳鬓厮磨皆入戏	159
第十九章	莫笑生旦净末丑	165
第二十章	回首向来萧瑟处	173
第二十一章	大浪淘沙天命者	180
第二十二章	万军阵前求一战	186

第三卷	江山大业	194
第一章	拱手河山讨你欢	195
第二章	将军难消美人恩	202
第三章	天都风云初始会	210
第四章	临江仙中波澜起	217
第五章	凤凰山脉遇贤能	224
第六章	血染青衣火映天	232
第七章	纤纤玉指拨风云	238
第八章	从此山水不相逢	245
第九章	如水月夜映皇城	255
第十章	宫门血战谁沉恨	262
第十一章	冬天的幸福时光	270
第十二章	江山浮沉应天命	277

楔子

雪上空留马行处

中州天下之势,南北两分,南为翰岚国,北为卓月国。翰岚国国主年幼,内由晋王薛颢和太尉明之鹤把持朝政,外有卓月国连年出兵侵犯边疆国土。晋王薛颢和太尉明之鹤一主战、一主和,相争日烈。

翰岚历天武五年,卓月国旧君暴毙,朝廷内外,人心惶惶,孤云将军夏云峰扶持幼主即位,与翰岚国议和以安外,铁血无情以定内,更野心勃勃,挟天子以令卓月!

虽已到了二月,然而在翰岚国的梵州地带却还是白茫茫,一派冬日的颜色。

朔风呼啸,吹得那道上的雪片如万顷琼花狂舞不息,天地间琼瑶飞坠,苍茫无极,万物都失了原色,只见一片纯白,却不见半个人影。

忽然,远处隐隐约约传来“得得”的马蹄声,那蹄声由小而大,由单渐厚,先如雨点,而后若击鼓,最后如洪流奔腾,渐渐驰近。俄顷,前方十丈之遥山垭口上,一队马队踏雪迎风,飞驰而来,马队后边却有两辆华丽的马车在艰难地滑行,马车之后又是马队。

领头马背上坐着一个黑脸白袍的汉子,他一双眼睛警惕地朝前望着,眼神锐利如鹰。转过山垭口,他猛然勒住缰绳,举起手示意大家停下,低声吩咐身边的副手:“暗中传话下去,让大伙儿留心。”

“是!”接话的人精神一震,转过头去传给身后的人,这样一个传一个,顷刻间所有人都得到了消息。

消息传到楼朝衣这里时,他正盯着漫天的风雪慨叹。他自小就在南方,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雄奇景象呢——他年轻而清浅明亮的眼睛里涌起一抹笑意。





师妹要是在，一定会开心得疯掉的。楼朝衣微微吐出一口气，不由摸了摸怀里——还在！那是在卓月国为师妹买的一支珠钗，不知道她会不会喜欢？他又抬头望了一眼，这里已经是翰岚国的境界，翻过这座山就是梵州城，很快就可以回家，见到师妹了。

“楼朝衣，别走神！”他前面的老者回过头来，瞪了他一眼。楼朝衣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策马跟上去。

翰岚国与卓月国交战数十年，皆感疲惫，新即位的卓月国国主派人议和修好，更送上至宝大明镜以示诚意。这次翰岚国舒格王爷领受皇命，赴卓月国迎接特使和至宝归国，舒格王爷出了重金请武林盟主魏飞组织了各门顶尖高手二十人随行护宝。

楼朝衣是整个队伍中年纪最轻的，只有二十一二岁的样子，然而他的师傅却是江湖上一位退隐多年的传奇人物——裘沧海。裘沧海原本为中州第一大派青门的长老，三十五年前退隐江湖不再过问江湖事，然而这次为了锻炼自己这弟子，竟破天荒地亲自上门请求魏飞让楼朝衣同行。

魏飞自然喜出望外，以为不但面子上有光，还凭空得一少年高手相助，当真如虎添翼。然而，事情并未如他所想，一路走来，魏飞发现这个少年虽然看上去谈吐文雅，却并不机灵，甚至可以说单纯得有些白痴，常常独自发傻发呆，而武功也只是二、三流角色，途中偶遇流寇土匪，他对敌时往往手忙脚乱，几次都与死神擦肩而过。

“楼朝衣，你到这边来一下。”领队的魏飞听到老者的呼喝，回过头去刚好瞧见楼朝衣吐舌头的表情，心中不由一声叹息：裘沧海一世聪明，竟会有如此徒儿？难怪他舍得送其出来拼命，只怕不这样狠心一些，让他多经历些事情，永远也是长不大的吧？

楼朝衣脸色涨得通红，在众目睽睽之下来到魏飞身边，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魏大哥。”声如细丝。

魏飞点点头，墨黑色的眼如同深不见底的古井：“朝衣，你跟我身边走。”这少年虽不成器，可毕竟是裘沧海的弟子，出了什么事情还真是担当不起啊……好在已经到了翰岚国的境地，也不怕再出乱子了。

“魏盟主，怎么停下来了？”洪亮的声音从后边的马车旁边传了过来，“王爷吩咐，加快速度，务必要在天黑前到达梵州城。”

说话的是舒格王爷的亲卫刘统领，魏飞遥遥冲他拱拱手，大声道：“起程。”浩浩荡荡的队伍又在雪地上缓缓移动。

那雪下得越发紧，雪花漫天飞舞，风却小了不少。楼朝衣乖乖地紧跟在魏飞身边，俊朗的脸已经恢复了白皙的颜色，却依旧为眼前所见震慑，心中又不由痴想开去……

望着前方一片白雪，楼朝衣揉了揉眼睛——似乎看见雪面动了一下。

楼朝衣还来不及看清楚，四周一蓬蓬雪蓦地炸开，跃出一个个白衫蒙面的人，如鬼魅般无声无息，只有雪亮的兵器在白雪映照下，冷到了人心里去——朵朵鲜红色的血花在雪地上此起彼伏地绽放开来，死去的人竟然还来不及叫出声来就倒下了。

“保护王爷和特使！”魏飞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腰间的长刀出鞘，划过天际，如流星般一闪即逝。他腾身跃起，足尖一点马背，向后用尽全力掠出。他是朝着舒格王爷和卓月特使的方向去的——然而，从雪地突然冒出的诡异杀手却越来越多，并截住他。

显然还没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中回过神来，好几个朝廷士兵已经被瞬间割断了喉咙……那些杀手，竟是用的一模一样的杀人招式，手起剑落，寒芒点点，整齐得仿佛是同一个人所出。

“保护王爷和特使！”魏飞再度厉声大喝，被七八个白衣杀手纠缠住，要过去是不可能的，他刀舞如风，一时间杀得双眼血红。

朔风、刀风、剑风、血风，吹得楼朝衣睁不开眼睛，他张皇失措地挥舞着手中的剑，却次次斩落在风中。显然，这次的敌人很厉害，魏飞已经顾不上他了。

“剑气长江……剑气长江……”楼朝衣一边慌乱地想着剑诀，一边懊悔，出门前应该将这路剑法练熟才是，可那时候偏偏师妹要去山上捉蛇炼药……不过即使再来一次，他还是会选择陪师妹去捉蛇吧？

楼朝衣失神的当口，背部已经中了一刀，不觉得疼，倒是冰冷彻骨——想来是血刚涌出来便被冻住在伤口上的缘故。他握剑踉跄后退，感觉到后边来的杀气，手腕一翻，往背后由下至上一撩，只听“咣当”一声金属相撞的声音，竟是化解了一次危机。

“哎呀，终于会这式反手剑了。”楼朝衣回过头去，见对手被自己反手一撩弹退了几步，不由满脸兴奋色——当初他练这式时，练了足足有三个月也没练好，气得裘沧海差点上吊自杀。

见到他莫名其妙地笑起来，对手不由怔了怔才想起再次攻上来。

楼朝衣对敌毕竟不是很有经验，只几个回合，便剧烈地喘息起来，背部的伤口也是一种时而灼热、时而刺骨的奇怪感觉。同伴的惨呼声不间断地传来，楼朝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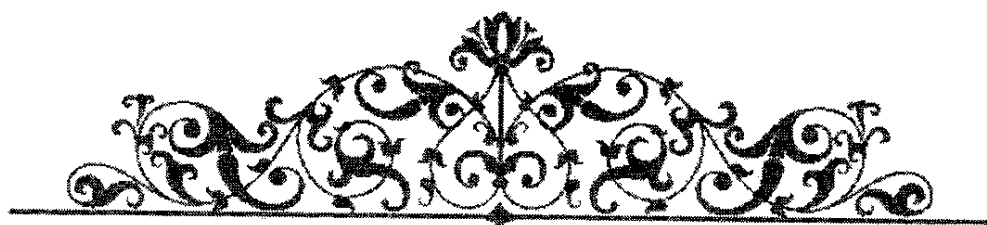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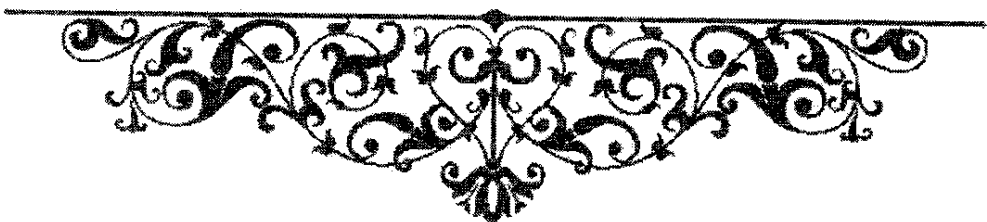
脸色终于苍白下去——这次,只怕没那么容易逃过了吧?

“楼朝衣,小心!”魏飞的声音不知从哪里传来,楼朝衣一回头,胸口恰巧撞上敌人递过来的剑,直入心肺——

楼朝衣眼前的一切渐渐模糊起来,一片片血色在胸前弥漫,染红了整个雪白的天地。



第一卷
梵州夜雪





第一章

天涯风尘说寂寞

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只有风刮得很紧,卷起地上、树枝上的积雪,成团地飞舞着。一时间,那雪片像小银珠,像小雨点,像柳絮杨花,纷纷扬扬,在苍茫的夜空中颤动、沉浮、荡漾……

庭院里,撕裂的风伴着天边一抹凉月的清辉,自碧残雪轻轻扬起的衣角划过。月光和雪光映着他更为苍白的脸颊,也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长。

这间客栈,名字叫“天涯”,客栈的招牌是一种酒,叫“风尘”。那是一种喝过后就再也不会忘怀的酒,如同寂寞,寂寞甚嚣尘上。

碧残雪一袭玄衣,负手而立,对于这里的偏爱不仅是因为这“风尘”酒,也是因为这“天涯”的名字。

漂泊在这个江湖已经十余年,袖中那柄只有七寸长的剑叫每一个见过的人都深刻记忆,“逍遥公子”的名号也响彻大江南北。然而,天涯仍是遥远,他曾经遥想的终点仍旧飘忽。许多期寄的事情和期寄的人在岁月里慢慢被遗忘时,那些风雨里来去的故事,早已仿若毫不相干的前世。

冰凉的残雪余辉衬着月光慵懒地斜射而入敞开的房门,门口的画屏上某个角度折射出一线光,让碧残雪有片刻的眩晕。一阵北风漫起,吹乱了他散落的长发,借着月色,他瞥见自己鬓边有一痕白霜。蓦地,他心头一酸,仿佛遍目残雪都做了他经年累积的沧桑。

蓦然,碧残雪感到身上一暖,一件狐裘披风被一双嫩白如玉的手搭到他的身上。

碧残雪微微一笑,道:“谢谢你,小颜。”

被称做“小颜”的女子一身雪白的衣衫,外披一件大红的狐裘,已然说不上年轻,大约是二十三、四的年纪,却有着吹弹即破的雪白肌肤,眉目沉静,五官当然是精致的,然而最吸引人的却是她眼睛里的那种气韵,那种年龄与经历蓄养起来的气韵,成熟而高雅。

碧残雪只觉身子一紧，小颜已经搂住他的腰，头靠在他宽阔的脊背上，微微闭着眼，仿佛沉醉在他的气息之中。良久，方才缓缓放开他来，转到他的面前，掠发而笑道：“碧残雪，难道你就真的对我一点也不动心吗？”那姿态可谓风情万种，那笑容可谓倾国倾城。

碧残雪摇头苦笑道：“天涯楼的老板娘颜聆歌风华绝代，多少王孙公子、江湖侠客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你倒总拿我来寻开心了，闷也不闷？”

颜聆歌抿嘴看着碧残雪，忽然间一抬手，一巴掌拍到他头上，双手叉腰，仿佛片刻间换了一个人，泼口骂道：“老娘恨死你了，死没良心的！”说完，便一摇一摆地往屋子里走去。

碧残雪还是摇头苦笑，却也跟了上去，因为他已经闻到了“风尘”酒的香味。在这冷月残雪的夜里，还有什么比能喝到天涯楼老板娘亲手酿、亲手温的风尘酒更幸福呢？

碧残雪方才踏进门口，便见一物挟风声直扑面门而来。碧残雪扬眉一笑，长身微偏，袖子一卷，个中七寸剑铮然跃出，划出炫目的光芒——待他站定，剑刃上稳稳放了一个精致的酒杯，杯内酒齐口、平如镜，竟是一滴也未洒出来。

“美酒如佳人，岂可糟蹋。”碧残雪瞥了一眼坐在炉前的颜聆歌，另一只手端过酒杯一饮而尽，啧啧赞道，“入口微麻，细腻滑舌，个中既甘且苦，回味无穷，好酒。”

颜聆歌一双纤细的手原本托着粉腮，见他说完，便轻轻击掌，道：“好。”

“哈哈，是赞我的功夫还未落下吗？”碧残雪不知道何时已将剑重新藏入袖中，坐到颜聆歌面前。但见炉火正旺，火上一壶酒发出“滋滋”的声响，对面的颜聆歌在炉火的映照下，面色微微发红，显得愈发娇媚动人。

颜聆歌听了他的话，翻了翻白眼，道：“我是说你拍马屁的功夫越来越好啊。”

碧残雪正色道：“风尘酒确是好，我更喜欢的是它个中所含的韵味，一杯下肚，仿佛一世人生，可见酿此酒的人超凡脱俗、已然了悟。小颜，你知我并不擅长甜言蜜语，何况你我相交十年，我又何需来借酒奉承你呢？”

颜聆歌微微一笑，拨弄着自己胸前的青丝，嗔道：“你这人，怎的还是如此没有情趣？”顿了顿，又道，“也不必拐弯抹角了，你此番来定是有所求。”

碧残雪也不说话，从旁的小案几上拿了预备好的湿毛巾包住温热的酒壶，提起，为颜聆歌和自己斟满酒，方才道：“果然是什么都逃不过小颜的眼睛。”

“你眉间有忧虑和恍惚之色，想来此事很棘手。”颜聆歌淡淡一笑，又道，“残雪，你既已久不在江湖上露面，又何必管江湖中的事情呢？”

碧残雪一愕，苦笑道：“这样说来，你已经知道了。”

“当今朝廷与邻国卓月王朝十数年征战，于今交好。卓月王朝特献国内至宝大明镜，本朝舒格王爷奉命赴卓月国，陪同卓月使者送大明镜归国。舒格王爷求助武林盟主魏飞，魏飞亲征各门顶尖高手二十人随之远行，然而，护宝队伍在踏入本国





境内第一天便遭大难，大明镜下落不明，随行大小官员、武林人士连同卓月王朝的特使，一行一百五十余人无一活口。”颜聆歌站起身来，叹了一口气，接着道，“虽然朝廷已经封锁消息，但是江湖上早已传得沸沸扬扬，我这天涯楼什么都不多，就是南来北往的客人最多，我又如何不知道？”

碧残雪端起酒杯，沉默片刻，眼神却是充满了叹息，“一百五十余人无一活口，公然与朝廷为敌，可见对方密谋以久，一击得手。”

颜聆歌站在窗边，把脸转向冷月悬空的夜幕，许久，轻轻道：“护宝队伍早不出事，晚不出事，偏偏在刚刚踏入本国边境便出事，其间疑点重重……残雪，你可知道此事已不只是江湖，还牵扯到朝廷，甚至是卓月王朝——可见对方势力之强大，并不是你我一介草民可以估量的。”

“小颜，我知道你关心我，然而这件事，我是一定要查的。”碧残雪头一仰，饮尽杯中酒。

“为什么？”颜聆歌折过身子，一双美目望着碧残雪一动不动，“为了她？”

碧残雪脸色白了一下，不自在地笑了，道：“当今圣上龙颜大怒，下密旨令晋王撤查此事，还令其立下了军令状。我与晋王也是多年的知交好友，没有道理不帮他一把，何况此事还关系到我翰岚国与卓月国邦交友好，战火刚停，我实在不想再看到两国百姓生灵涂炭。”

“我呸，多年的知交好友？当年若非他横刀夺爱，现今你与画屏早已江海泛余生，何苦还会到老娘这破地方来喝苦酒？”颜聆歌怒气一盛，一掌拍到窗棂上，但见木屑化做细末飞扬。

听到颜聆歌提到的名字，碧残雪还是禁不住颤了颤身子，任细末扑到脸上，颓然叹息了一声，道：“小颜，你的脾气还是未曾改变半分，好好的，何苦又拿窗子来作气呢？”顿了顿，也站起身来，走到颜聆歌面前道，“不错，画屏是写了一封信给我……我想，若非晋王真的束手无策，她是绝不会找我的吧？”

“她……她竟然为了薛颢来求你？”颜聆歌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冷画屏，那个性情淡如水的冷傲女子，竟然会来求昔日被自己背叛的恋人。颜聆歌仿佛听到了世间最好笑的笑话，想要大笑一番，却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

“他们已经做了五年夫妻，想必她已经……爱上他了吧？”碧残雪故作潇洒地笑着，语气仿若淡然，“为了所爱的人去求人，也算不得什么吧？”

颜聆歌不说话，每次提到冷画屏，她都会看到碧残雪的身上被一种深切的悲哀笼罩着，那是一种从内心里散发出来的触目惊心的悲哀。曾经那样相爱的两个人，竟然会无力相守，不知是造化弄人，还是爱得不够？然而，原本没有爱的人却能相守上五年……

颜聆歌再次从后边紧紧地抱住碧残雪，轻轻道：“你知道，我一定会反对你去做任何冒险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来找我？”

颜聆歌身上淡淡的梅花香气飘散在空中，碧残雪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方才道：“我需要你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你和我是一样的人。”

一样的人？颜聆歌闭上眼睛轻轻地笑了，天涯染风尘，然而残雪，到头来，我还是一如当年，会为你一句话刀山火海，就如同你对待画屏一样，我们果真是一样的人。





第二章

陌上花开并骑归

梵州城！

虽已经近午时，然而街上却一个人也没有，路旁堆满了厚积的雪，薄雾弥漫，整个世界是淡白的，朦朦胧胧，呵气成雾，叫人从心里冷到了骨子里。本来就是偏僻的小城，因半月前那件事，而显得越发地萧条了。

远远一红一黑两匹马飞奔而来，到了街头却双双停下来。但见那红马上的女子一袭大红貂裘，千娇百媚，正是天涯客栈的老板娘颜聆歌，而她旁边的自然是逍遥公子碧残雪。

红马通体鲜红，黑马浑身黑亮，俱是上好的良马，高大肥骏，配着两人，当真是如同天人一般。

“梵州虽然是边疆小城，但因有一些小民族杂居，加之来往商旅多在此交易，往日也颇显繁华，没想到如今却是这番凋零光景。”颜聆歌看着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破败的门板，眼中浮现出一抹叹息。

“想来因那件事情，在这里也闹得沸沸扬扬了吧？大家白天也不敢出门，那些商旅自然也是绕道而行了。”碧残雪神色反倒淡淡的，仿佛早就预料到这一点。

颜聆歌头一歪，似笑非笑地努努嘴道：“那些人并不是普通的山贼大盗，绝不会打平民百姓的主意，他们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害怕。”

碧残雪哈哈一笑，道：“若天下人都如颜姑娘这般聪慧，那也不会有如此多莫名之事了。”

“那是……”颜聆歌洋洋得意地仰起头，却突然回味过来，看也不看反手马鞭一扬，朝碧残雪毫不留情地鞭打过去，笑骂，“倒学会寻老娘开心了。”

碧残雪身子一倾，拍打马臀，疾驰而去，回头笑道：“小颜，好久没和你赛马，今日我们一较高低如何？”

颜聆歌笑颜如花，一边追上去，一边嗔道：“你何不跑到尽头，再与我说要比赛呢？你这小无赖。”这声“小无赖”让碧残雪哭笑不得，若让江湖上的人知道，这“逍遥

公子”的名号只怕要被人嘲笑上半年。

碧残雪朗朗笑声连绵不绝地传来，颜聆歌听罢，仰头朝天如鹤唳清啸一声，两种声音交相辉映，流转在稀薄的空气中，竟为这梵州城平添了几许生机。

“我们现在不去衙门吗？”颜聆歌看见碧残雪走了另一条路，不解地问道。她原以为碧残雪会先去天都见冷画屏，哪知他却坚持先来这偏远的梵州城了解整个案情，可了解案情不就是要去衙门问问负责的捕快吗？颜聆歌有时候真想敲开碧残雪的脑袋来看看里面到底整天在想些什么？

碧残雪勒住马，笑了一下，道：“我们这次是暗中帮助晋王调查，晚上再去衙门吧。我们先去城外的事发地点看看。”

“据说那里两面临山，两面是悬崖，地势非常凶险啊！”颜聆歌若有所思。也是，若非足够凶险，对方又怎会选那个地方动手？大雪覆盖，而且已经过了十几天，还会留下线索么？

“一定会有的！”碧残雪目锁远山，眉宇间浮现一种慨然的坚韧。颜聆歌摇摇头，芙蓉面上闪过一些五味陈杂的颜色。

两人骑着马从偏僻的西城门出去，先前从东城门进来的时候，还有两个恹恹的士兵把守，而这西城门，却是连半个人影子也没有了。碧残雪心中升起一股怒意，虽说与卓月王朝的战事已经暂时平定下来，然而毕竟是边陲重镇，怎能如此失职失守？

仿佛洞悉了碧残雪心中所想，颜聆歌拍拍他的肩膀，安抚道：“非常时期，自然会是非常状况了。”

碧残雪冷冷一哼，也不言语。两人疾驰了大半个时辰，才来到半月前惨案发生的地方。果真是白茫茫的一片，只有一些青灰色的树枝光秃秃地直指灰白的苍穹。

“什么也找不到了！”颜聆歌心中哀叹，然而碧残雪却翻身下马，走到那些在白雪中残败的树木面前，蹲下身子，拂去面上那层稀薄的白雪，仔细端详着。

良久，他挥了挥手，招呼颜聆歌，道：“小颜，你过来看。”

颜聆歌早已经来到他身边，也收起了平日的嬉笑，“发现了什么？”她顺着碧残雪所指望去，但见在青灰色的树杆上，隐约可见暗红色的血迹，而这些血迹却隐隐泛着青磷色的光芒。

“可能是一种罕见的毒……”颜聆歌从怀中拿出一柄小刀和一张牛皮纸，非常熟练地用小刀刮下树杆上混合着已经干涸的血迹的树皮。“也许他们真正死于这些毒。”

“哦？”碧残雪心中一震，若有所思，以询问的眼神看着颜聆歌。

颜聆歌小心翼翼地收起牛皮纸，道：“我听说世间有一种毒，无色无味，只要碰触人的皮肤，则能置人于死地。中此毒而死的人，全身血色就会在那一瞬间变得略带青色。”





“世上竟有这种毒么，为何从来未听说过？”心里陡然一凜，碧残雪的脸色有些凝住，到底是什么人，下手会如此决绝狠厉呢？碧残雪觉得有一双眼睛正在暗处窥视自己，使自己心里有一种窒息和压迫之感。他隐隐觉得，有很多事情正在暗潮汹涌，一切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嗯，它的名字叫‘青花’，是流传于芜族贵族之间的一种毒药。”颜聆歌倒是异常平静，“不过这到底是不是‘青花’，还得等我回去查证一下。”

“芜族？是十几年前活跃于翰岚国与卓月国交界处的淮甸山脉的那个小民族吗？”碧残雪苦笑，“小颜，你说还有多少个惊奇在等着我们？”

颜聆歌淡淡一笑，脸上闪过一丝冷冽而阴郁的颜色，“那是个以打猎为生的民族，善骑射，行动敏捷，尊奉太阳之神，不过据说在十年前，全族三百余口人消失于一夜之间。”

说这话的时候，有雪光斜斜映在颜聆歌仿佛吹弹即破的脸上，隐隐约约有些斑驳的光影。她眯起眼睛，眼神有那么一刻的涣散，然而却在极短的时间内又凝聚起来，似乎沉浸在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世界里。

那可真是世间最惨酷、最痛苦的记忆啊，偏偏那些记忆却如藤蔓，紧紧地纠缠在心底，勃勃生长，缓缓蔓延，无法隔断。

“竟有这等事情？”碧残雪低头沉吟，并未注意到颜聆歌的异样，一抬头，恰巧看见她拿着器具的手仿佛不受控制似的颤抖，心下不由一惊，伸出手去握住她，关切问道，“小颜，你怎么了？”

颜聆歌轻轻摇头，“没事，受了一点儿风寒。”末了，又自嘲般地笑道，“果真是老了，这么些折腾也受不住了。”

碧残雪起身解下身上的披风，细致入微地为颜聆歌披上，道：“叫你受累了。我们这便回城里去，找家客栈休息吧。”他的声音中带着歉意和关切。

然而，颜聆歌却是苦笑一下，脸色一黯，露出点忧伤的感觉，继而眼珠儿却一转，收拾好器具，放进随身携带的荷包里，然后伸手搂住碧残雪的脖子，展颜笑道：“那么，你抱我上马去！”

碧残雪一愣，口微张，想要说什么，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两人平素是打闹惯的，颜聆歌常常变着法子来戏弄他，但这样的要求却还是第一次提出来。

空气在那一瞬间凝滞而暧昧起来！

颜聆歌慢慢敛去笑容，冷静地看着他，眼神里波澜不惊。

终究是碧残雪哈哈一笑，将她横抱起来，正准备提气用轻功踏过去，颜聆歌却按住他，撒娇一般说：“走过去，好不好？”

碧残雪当真迈开步子，踩在雪地上，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

“一步一壶酒，好不好？”不过刚刚踏出一步，他又退回来，非常认真地看着怀中的人儿。